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  
征文 第十一季

## 又到开学季

杨锐

春风拂去了冬日的微凉,三月的校园重新热闹起来,又到一年开学季。身为两个幼儿园娃的妈妈,又是一名寄宿制中学的老师,这个春天,我在讲台与家庭之间来回奔波,在忙碌与牵挂里,读懂了最踏实的人间烟火。

家里的节奏,从开学前就紧了起来。哥哥妹妹,分别升入大班和小班的下学期。两个小小的身影,成了我心底最柔软的牵挂。可我所在的学校是寄宿制,学生总要提前一天返校报到,身为老师,我必须坚守岗位,守着一群迎接新学期的少年。

女儿第一天上幼儿园的清晨,我早早便出了门,终究没能亲手送她走进教室。这份遗憾,像一根细细的线,轻轻扯着我的心。课堂间隙,我忍不住翻看手机,婆婆和老师发来的照片一张张映入眼帘——小小的人儿背着大大的书包,书包带滑落在肩头,衬得她愈发娇小可爱。

那个黏了我三年、走一步要抱三步的软萌小丫头,就这么安安静静站在教室门口,没有哭闹,没有怯场。视线忽然模糊,眼泪毫无预兆地落了下来,我才猛然惊觉,我的宝贝,就这样悄悄长大了。

比起上学期刚入园时的哭哭啼啼,这学期的妹妹格外乖巧,背着小书包开开心心地走进校园。哥哥也愈发懂事,从前爱撒娇的小男孩,如今俨然有了小大人的模样。更暖心的是,哥哥的班主任特意带着他,去小班教

我们那里,春天是要摸河蚌的。

河蚌就趴在河底的泥里,不动弹,等着人去摸。乡间有句俗话,“春天喝碗河蚌汤,不生痱子不长疮”。信不信的,到了时候,总要摸些来吃。

三月里,河水暖了。脱了鞋,卷起裤腿,下到河边浅水处。摸河蚌得用脚探。河蚌半截埋在泥里,露在外头的那一小截,脚底板踩着了,圆鼓鼓的,就知道是它了。这时候憋一口气,扎进水里,两手顺着脚探的位置往下摸。摸出来了,往岸上一扔。

我小时候摸河蚌,总是跟着舅舅。舅舅水性好,一个猛子扎下去,能憋老半天,上来的时候,两只手各攥着一个大蚌,脸上水淋淋的,咧嘴笑。我不行,只能在浅水处摸摸小的,有时候摸半天,也就三五个。

有一回,我踩着一个大家伙,脚底板感觉到它的个头,心里一喜,赶紧弯腰去摸。那蚌埋得深,我两手扒开泥,扒了好一会儿,才把它抠出来。好大一个!比我的脸还大。我捧着它往岸上走,那蚌张着嘴,吐出一股水,正吐在我脸上。我也不恼,举着它跟舅舅显摆。舅舅看了一眼,说,这是老蚌了,肉柴,不好吃,放了吧。

我不舍得。舅舅又说,老蚌有灵,说不准里头还有珍珠呢。

我听了,把蚌翻过来,对着太阳照。没有珍珠。最后还是把它放回河里。只见它慢慢沉

室看了看妹妹。小小的妹妹仰起头,看见哥哥的瞬间眼睛一亮,跑过去要哥哥抱抱,那懵懂又欢喜的模样,瞬间软化了我所有的疲惫。

那些分身乏术的时刻,我总在愧疚里挣扎。一边是需要用心守护的学生,一边是刚入园的稚子,工作与家庭的天平,似乎永远难以完美平衡。可我从不是一个人在硬扛,婆婆默默包揽了接送孩子、打理家事的琐碎,她总说:“工作上的事情,我帮不了你,家里两个小孩,交给我,你放心。”从清晨的早餐到傍晚的陪伴,她用最朴素的付出,替我稳住了后方。

一家人从没有豪言壮语,只有忙忙碌碌里的相互托底。我在讲台前守护别人的孩子,家人在家中守护我的宝贝,我们朝着同一个方向用力,把琐碎又匆忙的日子,过成了最温暖的模样。

又到开学季,这不仅是孩子们成长的新起点,也是我们一家人同心相守的新时光。生活从没有绝对的平衡,只有彼此的体谅与支撑;日子从不会一帆风顺,却因家人的相伴,处处藏着温柔。

成长是一场渐行渐远的奔赴,也是一场悄无声息的欢喜。那些忙碌里的牵挂,遗憾中的温暖,拼凑成了最真实的幸福。一家人同心相伴,彼此撑着、爱着,再平凡的日子,也能在三月的春风里,开出温柔的花。

下去,在泥上砸出一个坑,又不动了。

摸回来的河蚌,不能马上吃。得先用清水养着,让它们把泥吐干净。养一两天,换几次水,水清了,就可以剖了。

剖河蚌是个细致活。拿一把薄刃的刀,从蚌的缝隙里插进去,贴着一边的壳,用力一划,那块闭壳肌就断了。再划另一边,壳就开了。

蚌肉露出来,雪白的一块,边上围着一圈裙边,也是白的。把肉抠下来,摘去腮,那东西不能吃。再摘去泥肠,里头还有没吐尽的泥。剩下的,就是干干净净的一块肉了。

母亲做河蚌,最拿手的是河蚌咸菜汤。

咸菜是冬天腌的,这时候正入味。切成丝,下锅炒一炒,加水烧开。蚌肉要用刀背拍拍,拍松了,不然硬。然后切成薄片,下进滚汤里。不能久煮,煮老了就跟橡皮筋似的。眼瞅着蚌肉变色,卷起来,就赶紧关火。

盛一碗,汤是清亮的,飘着咸菜的黄,蚌肉的白,再撒一把青蒜末。喝一口,鲜!那股子鲜,带着淡淡的泥腥气,又让咸菜压住了,恰到好处。

前些日子回乡,路过村头的小河。有几个孩子在河边玩,脱了鞋,卷起裤腿,在水里探来探去。

忽然想起小时候,我也在这条河里摸过河蚌。如今,这河还在,孩子们还在河里摸河蚌,一代一代的,就这么长大了,又老去了。

## 春染千山

孙福攀

东风一过,山河便换了模样。冬日里沉寂的群山,像是被一支无形的巨笔从容点染,由浅及深,由淡至浓,层层铺展开来。不过几日功夫,春色便漫过峰峦,浸透沟壑,将千里山峦染成一幅生机盎然的长卷。这不是细碎的点缀,而是一场浩浩荡荡的奔赴,是天地间最壮阔的着色。

最先醒来的是山脚下的草木。残雪未消尽,嫩芽已破土而出,浅黄、嫩绿、鹅黄,怯生生却又执着地探出头。风一吹,新绿便顺着山势向上攀爬,越过缓坡,攀上崖壁,钻进林间。原本枯褐的枝干,渐渐被一层朦胧的绿意笼罩,远看如烟似雾,近观则鲜活灵动。山桃与野杏不甘寂寞,粉白、淡红的花朵次第开放,像是给青山系上了柔软的锦带,在一片青绿中添了几分温柔。

越往高处,春色越显磅礴。连绵的群山不再是冬日里单调的轮廓,而是被深浅不一的绿填满。深绿是苍松,翠绿是新竹,浅绿是野草,间或点缀着野花的明艳,层层叠叠,交错相生。阳光洒下,整座山峦都泛着温润的光泽,风过林梢,绿浪起伏,仿佛连空气都被染成了清新的颜色,深吸一口,满是草木的清香。

站在高处远眺,千山尽染,气势万千。目之所及,是无边无际的生机,是连绵不绝的青绿。没有刻意雕琢,没有局促拘谨,春天以最舒展的姿态,拥抱着每一座山峰,每一道沟壑。那些曾经冷峻陡峭的山岭,在春色浸染下,少了几分凛冽,多了几分温柔,却依旧不失巍峨。这是自然的力量,也是时光的馈赠,于无声处改变山河,于静默中孕育希望。

人间的烟火,也在这染遍群山的春色里慢慢苏醒。田埂间有农人耕耘的身影,溪边有孩童嬉闹的笑声,山间有游人漫步的足迹。人们走出屋舍,投身于这片无边的春光里,心头的沉闷被清风拂去,眉眼间尽是舒展与欢喜。原来春染千山,不只染绿了草木,染艳了花朵,也染暖了岁月,染亮了人间。

春染千山,是天地落笔,山河着色。它不疾不徐,却势不可挡;它温柔细腻,又气势恢宏。这漫山遍野的绿,是新生,是希望,是岁月写给大地最深情的诗行。

## 画龙石姚湾 点睛淮滨岛

王全安

淮水是一轴流动的画卷,托着淡淡的水纹,两岸的山影,半藏半露之间,不知疲倦地流淌。

古人用“山川江河”丈量南方北方。如果说秦岭像挺起胸膛的男人,阻挡着冷空气南下,拦截着季风北上,那么淮河便如温婉的女子,一手润着南乡的稻花,一手托着北岸的麦香。这一山一水,让中国一半成为南方,一半成为北方。

淮水默默入诗人梦。然而沿淮行走,总觉得缺了些什么。这条闻名遐迩的界线,似乎只存在于书本与想象里。

直到淮南人正在书写石姚湾自然风光,蜿蜒数十里的河滩,像一条吸足淮水的巨龙,静静地卧在波光里。水鸟掠过,芦苇轻摇,分明能感到它在蓄势待发。

如果在这龙身腾挪之处,于淮滨小岛立一块南北分界石,让每一个驻足的人,都能脚踏在南方,一脚踩在北方。看两岸炊烟袅袅,听南北乡音交织。

那一刻,石姚湾便真的活了。这块石头,便是那画龙点睛的一笔——让南北两种文明在此沉淀、交融,让这条有形的界线,变得可触可感。



## 春日蚌趣

张宏宇